

## 中埃当代女性叙事中的“边缘人”叙事

以迟子建与萨勒瓦·巴克尔小说为例

**Hassanein Fahmy Hussein\***

[drhassanen@hotmail.com](mailto:drhassanen@hotmail.com)

### 论文摘要:

近年来，所谓“边缘文学”一概念是经常提及、中外被广泛流行的一个词。随着中国与埃及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及两国文坛女作家群体在中埃文学的地位与作用的不断提高，女性叙事中的“边缘人”叙事逐渐成为了中埃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埃当代女作家群体中，有不少的现当代女作家越来越多地重视书写自己社会的边缘人、尤其是边缘女性主体。本文主要将对中国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与埃及女作家萨勒瓦·巴克尔“边缘人”题材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比较，通过两位女作家作品所呈现的边缘人叙事及其生活苦境等，来概括中埃当代女作家作品中所反映的边缘女性主题及其存在特征。

**关键词:** 中埃现当代小说，边缘叙事，迟子建，萨勒瓦·巴克尔

---

\* Assistant Professor Al-ALsun Faculty, Chinese Department-Ain Shams University.

## 一、中埃现当小说中的边缘叙事概述

所谓“边缘人”主要指与“中心”相对的，被社会主流所排斥、抛弃或忽略的一个族群。近年来，“边缘人”一词经常被文化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学者所关注。边缘叙事，主要指那些关心书写“边缘人”这一独特群体世界的文学叙事。通过我们对中埃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析研究，不难发现，中埃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不乏书写“边缘人”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主要作家如鲁迅、老舍、赵树理、沈从文、孙莉等作家作品都从不同的视角描写了中国当时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小人物的生活处境。鲁迅大部分小说作品特别深刻地书写了当时中国古代社会上的弱者与被压迫者边缘人形象，描写了其生活遭遇以及“中心”主流社会对其的压迫以及这些边缘人的反抗，如其作品中的阿Q、祥林嫂、闰土、阿长等都是典型的边缘人形象。现代作家老舍著名长篇力作《骆驼祥子》中的主人公祥子也是从农村进城吃苦的边缘人形象。中国当代文学几个著名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苏童、池莉、方方等人，在其不少的小说作品刻画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各种“边缘人”形象。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牛

小丽”等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边缘人物形象。尤其是当代作家苏童的小说，“边缘人”的书写可以说是最贯穿苏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作品中都刻画了小市民、妓女、街头少年、流浪者等边缘者形象。对于小人物或者说边缘人的界定，他曾经说：“判断人物是否小人物，不能以社会分工标准来判断。其实一个部长一个省长也可能是小人物性格小人物命运。小人物之所以“小”，是他的存在和个体命运与社会变迁结合得特别敏感，而且体现出对强权和外力的弱势。”<sup>1</sup>中国当代女作家最关心、乐于书写社会上的边缘人及其生存处境与命运也许是迟子建。

埃及现当代文学史上也同样不乏书写社会底层小人物、刻画“边缘人”形象的作家作品。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如塔哈·侯赛因、优素福·伊德里斯、陶菲克·阿勒·哈基姆、纳吉布·马哈福兹、麦哈默德·阿勒·巴达维等作家作品刻画了不少的小人物或者说边缘人形象。如塔哈·侯赛因的《鹁鸟声声》(دعاء الكروان)、《大地的受难者》(المعذبون في الأر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أولاد حارتنا)与《平民史诗》(ملحمة الحرافيش)等作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但值得一提的是，埃及现代著名作家优素福·伊德里斯可以说是埃及乃至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最关心书写埃及社会平凡人、边缘人的作家，他的作品所取的题材和所描

---

(中埃当代女性叙事中的“边缘人”叙事...) Dr. Hassanein Fahmy Hussein

写的人物，极为广阔、多样。在伊德里斯笔下，既有反映埃及社会变革的重大问题，也有“小人物”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如其著名中篇小说《罪孽》(الحرام)与短篇小说集《最廉价的夜晚》(أرخص ليالي)等作品。

继优素福·伊德里斯之后，埃及现当代作家当中最关注书写边缘人世界的有易卜拉欣·阿斯兰、叶海亚·阿勒·塔希尔·阿卜杜拉、海伊里·莎勒比、穆罕默德·阿勒·巴萨题以及当代女作家萨勒瓦·巴克尔、哈拉·阿勒·巴德里等作家作品。

其中，海伊里·莎勒比可以说是埃及乃至是阿拉伯当代文学最擅长、关心书写边缘主题，在其不少长篇小说中刻画边缘人物形象的作家。他同时也是埃及当代文学史上最能描写埃及农村人物、市井人物、平凡人物世界的重要作家之一。其作品多以平凡人物为主，反映其疾苦，揭示社会的种种疾病和阴暗面。他的《夜眠回旋曲》(موال البيات والنوم)、《群氓》(الأوباش)、《三部曲》(الثلاثية)、《阿蒂亚代理行》(وكالة عطية)《萨利赫·赫萨》(صالح هيصمة)等作品富有不少有血有肉的边缘人物形象。埃及与阿拉伯文坛把他看成是“边缘文学”大家。他的边缘作品对埃及以及阿拉伯几代作家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是埃及当代女作家萨勒

瓦. 巴克尔。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几个埃及现当代文学家作品中所塑造的“边缘人”叙事作品外，埃及当代女性文学几个女作家也从不同的视角在其小说作品中，特别关注当代社会的“边缘人”尤其是边缘女性形象。最有代表性的女作家除了本文研究的当代女作家萨勒瓦. 巴克尔外，还有当代女作家米拉勒. 阿勒. 塔哈维 Miral ELtahawei (1968- )，米拉勒的小说特别注重反映埃及东部省游牧部落的生活、尤其是女性困境与种种压力。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米拉勒于 1996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隐蔽处》(الخباء)，作品主要书写了游牧民族的主人公作在这个独特的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文化作为男人的边缘人的生产苦难。除了米拉勒之外，还有当代著名女作家曼苏拉. 伊兹. 丁 Mansora Ezz Eldin (1976- ) 不少中短篇小说也注重书写埃及社会、尤其是埃及农村边缘女性的处境与生存苦难，最有代表性的是她著名长篇小说《天堂之外》(وراء الفردوس) 中所塑造的傻女“巴德尔”这一边缘人形象及其《痴狂之声》(همس الجنون) 短篇小说集中的几个边缘女性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埃及现当代作家由于两国相似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两国不少现当代作家在其作品书写了中埃两个社会上的“边缘人”的生存苦难及其与“中心”相对的问题。“虽然不同国别、民族中的作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常常会面的同样的生存问题，对这些问题思考构成了文学主题上的相似性，通过比较这些相似，我们能够加深彼此间的沟通和了解，加深对各种生存问题的认识”。<sup>2</sup>但是，与西方文学小说叙事中的“边缘人”叙事相比，纵观中埃小说叙事史可以发现，“边缘人”本来没有占较大的空间，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还可以补充，埃及小说叙事更关心书写“边缘人”及其日常生活。我们同时还认为，中埃现代叙事史上都没有像拉美文学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Marquez 1927-2014）小说中的老奶奶、城市小偷，秘鲁诗人、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1936- ）作品中的李托玛，俄罗斯作家契诃夫作品中的穷人世界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妓女等边缘人。中埃现当代文学作品只有部分传统的边缘人形象，如母亲、在男权社会被压迫的女性以及边缘儿童形象等。但是，随着中埃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中埃作家作品会更深刻地刻画更多代表中埃社会的边缘人形象。基于上述，本文将关注研究并

分析比较中国女作家迟子建与埃及当代女作家萨勒瓦. 巴克  
尔小说作品中所刻画的不同“边缘人”人物形象。

## 二、迟子建与萨勒瓦. 巴克作品中的“边缘人”形象

迟子建与萨勒瓦. 巴克分别是中埃当代文学的主要女作家之一，他们俩在其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创作出了不少的小说杰作，丰富了中埃（中阿）文学，其作品在中国与埃及国内外产生了不一般的影响，译成了多国文字。

“边缘人”的书写是贯穿迟子建与萨勒瓦. 巴克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她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民众，有边缘女性、儿童、农民工等边缘人。无论是迟子建还是萨勒瓦. 巴克，她们从来非常尊重其作品中的边缘人，总是以同情和悲悯的心态来讲述其动人的故事。

近年来，两位作家的多部作品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和埃及国内外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作品展开研究，包括从叙事学、比较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等，但根据我们所考察的，这篇论文是把中国女作家迟子建与埃及女作家萨勒瓦. 巴克的创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首篇论文，也许是埃及及阿拉伯中国文学研究界首次对迟子建进行研究（虽然迟子建的部分小说作品早从 2015 以来，已翻译成阿拉伯语在埃及出版，包括：

---

(中埃当代女性叙事中的“边缘人”叙事...) Dr. Hassanein Fahmy Hussein

1. 《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 ( مختارات قصصية لكاتبات ) ( صينيّات معاصرات ) 中收录迟子建的一篇小说，哈赛宁译，埃及国家翻译中心出版阿语版，2015 年。

2.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 الربع الأخير من القمر ) 阿语版，艾哈迈德. 扎立夫译，埃及阿勒. 阿拉比出版社，2018 年。

中国阿拉伯文学学界也许以前没有专门研究埃及当地女作家萨勒瓦. 巴克尔及其作品，她的作品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译成汉语。

迟子建 (1964- ) 是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64 年 2 月 27 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1984 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协工作至今。1983 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踏着月光的行板》，已发表文学作品 500 多万字，出版单行本 40 余部。作品 1996 年、2000 年与 2007 年三次

获鲁迅文学奖，2008年她的著名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中国国内最大的文学奖）。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埃及等国翻译出版。2019年，凭借其短篇小说作品《炖马靴》获得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短篇小说奖。迟子建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主要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特别关注描写中国东北人的生活以及东北边缘人的生存处境等问题。

萨勒瓦·巴克爾 Salwa Bakr (1949-) 埃及当代著名女作家，1949年出生于开罗平民区阿勒·马塔利亚区的一个小家庭，父亲为铁路工作人员。萨勒瓦·巴克爾 1972年毕业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商业学院，1979年还获得了戏剧批评文学士，当过电影与戏剧批评家。1979年开始她的文学创作，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小故事》(حكاية بسيطة)。曾经于塞浦路斯以阿拉伯文出版的戏剧杂志当过戏剧批评家，1986年回国后，开始在驻开罗美国大学当客座教授。萨勒瓦·巴克爾作为埃及乃至是整个阿拉伯文坛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自从1979年发表她的处女作以来，创作出了不少的小说与剧作品。她的主要小说作品包括：《兹纳特在总统葬礼》中篇小说 (1986 زينات في جنازة الرئيس)、《金车上不了天》长篇小说 (1991 العربة الذهبية لا تصعد إلى السماء)、《女农民淀粉》短篇小说集 (1992 عجيب الفلاحة)、《兔子及其

他小说》(أرانب وقصص أخرى 1994)、《阿勒. 巴沙穆里》长篇小说(1998)、《痴狂的努娜》短篇小说集(نونة الشعنونة البشموري 1998)、《阿萨巴汗玫瑰花》长篇小说(وردة أصبهان 2010)等小说作品。她的大部分小说作品译成多国文字包括英、法、德、日、西、韩、俄等外语，其中她的《金车上不了天》(العربة الذهبية لا تصعد إلى السماء 1991)译成了 10 种外语，改编电视剧，在埃及播放。她还获得了几个埃及国内外的文学奖，包括德国的德国之声 1993 年度言论自由奖与埃及的 2021 年度埃及国家文学表彰奖等。

萨勒瓦. 巴克尔是埃及文坛最关注书写埃及社会底层人的主要作家之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写埃及现实与历史主题的小说为主。她被埃及、阿拉伯以及外国评论家被称为埃及边缘人作家，她书写埃及社会下层的苦难与问题充满斗争感，是边缘人之声，一视同仁的书写人们的现实问题。埃及著名评论家萨菲纳兹. 卡希姆认为萨勒瓦. 巴克尔是“百分之一百的文学家，百分之一百的阿拉伯文学家，百分之一百的人道主义者”。

### 1. 儿童形象：成人世界的边缘人

迟子建与萨勒瓦. 巴克尔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儿童形象。两位女作家出于其生活经历成功地塑造了不少的边缘（社

社会底层) 儿童形象, 描写了其作为边缘人与“成人”、社会上层相对“边缘”状态。迟子建《北极村的童话》中的“我”七八岁的小女孩是迟子建最典型的边缘人儿童形象之一。作品中, 作者这样描述了“我”被其父母抛弃的命运: “大轮船拉笛了。起锚了。船身在慢吞吞的动了。妈妈走了, 还有姐姐和弟弟。我真想哭。妈妈真狠, 把我一人留在这里了。瞧她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 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她哭了。留下我, 刚走, 就想了?” 作品中的“我”被抛弃后, 就品尝到了边缘与寂寞。值得提到的是, 《北极村的童话》中的“我”这一人物形象写得很像作者迟子建本身的个人经历, 迟子建从小远离父母, 在外祖母家长大的。除了《北极村的童话》中的“我”儿童形象, 迟子建的《清水洗尘》、《日落碗窑》、《树下》与《雾月牛栏》等作品描写了作者所熟悉社会中遭到伤害的孤独无依的孩子复杂的内心感受。

埃及女作家萨勒瓦·巴克尔在其“边缘人”小说作品中成功地刻画了几个典型的儿童边缘人形象, 包括男女孩边缘人。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痴狂的努娜》表现了其塑造儿童边缘人人物形象的独特性。《痴狂的努娜》这一篇小说写了少年“努娜”从农村来到了城市的一个警官家当个小佣人, 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包括警官家人以及城市社会不

少人的虐待，小说句尾其父亲也从农村来到警官家接自己不满十三岁的女孩为她介绍新郎、送她那个新郎的一个手指礼物。作品中，作者描写了女主人公努娜作为“边缘人”的处境以及其周围的人对其的描述与看法。警官的夫人与其女性朋友谈论努娜时，认为努娜这不过是个“很痴狂、很奇怪的女孩，她很吃苦，虽还不满十三岁，却有夷平山的力量。而且她永远不会将她赶出家门，尤其是现在城市女仆非常稀缺，几乎很难找一个。”（《痴狂的努娜》小说第 8 页）努娜在警官家期间，经常从厨房观察对面的学校，看看老师跟学生一起唱歌，女生一起玩的场景，自己梦想能有一天摆脱贫穷上学，跟她们一起玩。很想自己能跟别人一样美丽，穿上好看的衣服，作品写道“不可否认，这姑娘有一种隐藏的欲望，很想看到自己很美的样子，但不像那个衣服有形有色、有长有短、有袖有无袖的警官妻子，而像那个美丽的女老师一样”。（《痴狂的努娜》小说第 6 -7 页）这个“边缘人”儿童形象就像萨勒瓦·巴克尔其他作品的边缘人一样，她虽然年龄小，但还是心中反抗他的生活处境，反抗周围的男权文化观念，不满自己父亲为其安排生活，作品写道“她的灵魂怦怦直跳，焦虑不安，因为她不想再回到老家，更不想生活在泥土、跳蚤和蚊虫之中，就像她不想跟自己几个姐姐一样结婚并种

在苦难中。”。(《痴狂的努娜》小说第 11 页)

## 2. 女性形象：男权世界的边缘人

中埃文学史很长时间以来，把女性的角色往往被定义为社会的边缘，多数女性经常处于相对弱势，疏离男权话语中心。迟子建与萨勒瓦·巴克尔小说作品中，中埃社会的女性更是处于社会边缘，遭遇很悲催的悲剧。无论是迟子建还是萨勒瓦·巴克尔，她们对于边缘女性命运的描写，经常从人性聚焦与文化制约入手，其作品中的边缘女性的悲剧有男权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制约。“我觉得不管描写哪个时代的女性，你首先不要把她当作社会符号来看，首先应该把她看成人，是人必然有人的问题与人的命运，她必然发展成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才可以切入女性的社会命运或与社会的矛盾”。<sup>3</sup> 迟子建与萨勒瓦·巴克尔也正是出于把其作品中的女性看成人、关心其现实问题与悲剧命运，因此成功地写出了其代表中埃当代文学“边缘人”叙事作品。两位作家的个人经验也帮助她们更了解社会底层女性的世界，童年的迟子建就是生活在边缘地带，她从小远离自己父母，生活在外祖母家，在外祖母家长大的，感受到作为边缘人的苦难与处境。萨勒瓦·巴克尔 1989 年因其参加开罗钢铁工厂工人罢工而被捕入狱，当时为开罗阿勒·卡纳特尔女性监狱的唯一政治囚犯，监狱经历

---

(中埃当代女性叙事中的“边缘人”叙事...) Dr. Hassanein Fahmy Hussein

使其接近了社会底层女性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了她们入狱的各种原因，出于其监狱经历写出了她最著名的边缘人小说《金车上不了天》。总之，我们读起迟子建与萨勒瓦·巴克尔的叙事作品，就是读中埃女性的生存史与悲剧史。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秧歌》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女性悲剧，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小梳妆虽然自己很美“小梳妆的美不仅男人们喜欢，女人们也喜欢。她们会说：“咦，奇了怪了，喝的一样的水，她就这么显眼啊？”她们嫉妒她，但不鄙视她”（《秧歌》第 48 页），所有见过的与没见过的都会被她深深的迷恋“无论是赶车的马夫，还是牵驴的磨倌，抑或是卖豆腐的中年妇女，只要听说南天阁来了秧歌队，而那里面又有小梳妆，就不管他们手里正忙着什么，赶紧撇下朝银口巷和猪栏巷里跑。常常是他们赶到那里时，秧歌已经扭到高潮，他们踮起脚抄着袖子站在水泄不通的人群外，看得脖子都要长了”（《秧歌》第 14 页）。但是由于自己对于首饰店老板付子玉的爱，使其丧失对于社会中的男子的信任，虽然她把自己全部感情交给了他，但是他原来把她看成她身边的很多女性中的一个而已“付子玉并不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女人身上的人，包括小梳妆在内。他虽然那么喜欢她，可他的生意却是第一位的，何况围着他的女人太多了，他自己又不是那种不动心思的人。（《秧

歌》第 42 页)。作品中她就这样描述自己处境“世上没有薄情的男子，是有痴情的女子”，最终她的理想破灭了，唯有死去“小梳妆被砒霜毒死了”（《秧歌》第 46 页）。她的死亡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男权中心所造成的。

除了《秧歌》中的小梳妆的悲剧外，迟子建的《逝川》中的吉喜也是当时传统文化观念与男权中心的悲剧，虽然自己为一个太能干、太优秀的女人，但这一切都没有帮她换来幸福。最终她爱上的男人也背叛了她与别的女人结婚。作品写道：“在阿甲，男人们都欣赏她，都喜欢何她酿的酒，她烹的茶，她制的烟叶，喜欢看她吃生鱼时生机勃勃的表情，喜欢她那一口与众不同的白牙，但没有一个男人娶她……，吃完她的烟的男人大都拍拍脚掌提上鞋回家了，留给吉喜的，是月光下的院子里斑斑驳驳的树影。”

（迟子建文集第三卷，《逝川》第 274 页）

埃及女作家萨勒瓦·巴克尔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统文化与男权话语中心所造成的。在其写的边缘作品中，她特别关心书写埃及社会的边缘女性及其生存问题与悲剧命运，尤其是那些被抛弃的、痴狂的、愚痴的以及因其糟糕生活二犯罪的边缘女性，她说：“我的作品主要描写那些他人少见的女性，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远离中心的、不为任何人谋福利的女性。我主要写寡妇或者孤独

的被抛弃者，那些虽然所遭受的但仍然有希望。”<sup>4</sup>她写的女性千万不是常见的情人、母亲等阿拉伯文学所知的女性类型，而是属于那种边缘化生活的女性。萨勒瓦·巴克尔《金车上不了天》中的几个女囚犯、《情人》中的法伊莎、《草上》中的男孩之母等都是其塑造的典型边缘女性。

《金车上不了天》长篇小说可以说是萨勒瓦·巴克尔写不同边缘女性的生存问题最主要的小说。作品主要写埃及亚历山大城女性监狱中几个女性因各种社会原因入狱、生命问题及其反抗传统文化与男权中心的问题。讲述其人生经历、痛苦以及愿望。几个边缘女性的悲剧是其周围男子所造成的，尤其是亚历山大人阿齐莎 (عزى) (الاسكندرانية)، 阿齐莎也许是萨勒瓦·巴克尔边缘女性人物中刻画的美丽女性的几个人物之一，这使其成为继父的牺牲者，继父利用她的纯真而主宰了她的灵魂与身体，最终背叛了她与其女性朋友娜德拉结婚。“当他们坐在一起谈论其之间的关系时，经过长时间的介绍，他向她明确表示他打算与另一个女人结婚”。（《金车上不了天》第28页）。她一知道继父与娜德拉的关系，就杀了他并烧毁了把他们俩聚在一起的房子“在她用煤油淹没了那个见证了她的爱情细节的美丽而广大家园后，阿齐莎没有片刻的后悔她杀人或者烧毁那个家园”（《金车上不了天》第237页）。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与萨勒瓦. 巴克的小说作品中女性的悲剧的根源，大多来自男权中心文化观念。无论是迟子建的《秧歌》还是萨勒瓦. 巴克的《金车上不了天》中的女性为了爱情与男人付出了很多，但男人最终还是辜负了她，其悲剧的命运一般以死亡告终。两位作者也经常同情其作品中的边缘女性。两位作家作品中的边缘女性还可以描述成“不幸者中的不幸”但虽然其生活的不幸，边缘女性也少不了对于周围边缘人的同情，其生命中的处境与日常生活的烦恼也没有使其失去同情心。迟子建《秧歌》中的小梳妆以其动人的表演吸引一直在等她来的观众“秧歌队里出现了一个手持绸扇的姑娘。这姑娘头上戴着一朵红绒线花，穿一身粉红色的绸缎衣裳，她每扭一下人群中都要爆发出一阵喝彩声。”（迟子建文集第三卷，《逝川》第 271 页）。萨勒瓦. 巴克《情人》中的护士主人公法伊莎虽然她个人生活的痛苦，但是她一到她的工作单位，就对医院里的、需要帮助的病人提供援助之手“她承受那些来自偏远乡村、在政府医院免费治疗的大多病人的荒唐，所以她安慰他们，跟他们说说话，并按他们的智慧和理解来对待他们。”（《痴狂的努娜》（情人）小说第 49 页）。这不仅仅反映边缘女性对边缘人的同情感，而且还反映迟子建与萨勒瓦. 巴克对于其社会受苦边缘人

的同情。但与迟子建作品中的边缘女性遭遇相比，萨勒瓦·巴克爾小说中的边缘女性的命运更残酷，由于她们生活的处境以及很残酷的命运，作者也将其描述为很丑的女性，尤其是她的代表作《金车上不了天》中的几个女性人物。就此，萨勒瓦·巴克爾曾经说过：“在我的故事里，除了《金车上不了天》外，没有美女，因为我的女主人公大多都是普通人。美貌或形状在讲述她们时起不到任何作用。与国际文学和当地传统相反，我不追求塑造美丽的女人，而是在一个独自面对生活的女人背后。我不想读者因其美貌而同情她们。我反对（在泥泞中生长的野花），我支持那些在面对生活困难，除了意志别无选择的女人”。<sup>5</sup>《金车上不了天》中的玛赫鲁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作品中在描写她丈夫对其的压迫与剥削写道：“他甚至有一次告诉她，他恨她，因为她又丑又卑鄙，而且是他亲眼看见的、真主在地球上创造的最丑的女人”。（《金车上不了天》小说第52页）

### 3. 农民工形象：都市与市民的边缘人

迟子建与萨勒瓦·巴克爾书写的“边缘人”叙事作品中，除了儿童与女性外，也关注了作为社会边缘人的农民工之问题，把目光投向了来到城市谋生计的打工族。虽然书

写农民工边缘形象的作品在她们的作品中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对中埃社会各个底层群体的深深的理解与悲悯。她们作品中的农民工边缘人大多是因其家乡的经济问题而来到城市打工。在都市吃了不少苦，遭受了各种痛苦，尤其是其作为城市人眼中的“外地人”的边缘处境。迟子建中篇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主要讲述的是一对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小夫妻王锐和林秀珊，因工作被迫生活分隔二地，只能通过路边公共电话亭和数周一次的相聚而维持着彼此深厚的感情。在中秋节那天，因为偶然的会得到假期，所以没事先约定地去探望对方，偏偏时间上的交错，以致他们两人在两地间相互来回数次，结果都擦身而过，疲惫不堪的他们最终在只能在各自列车呼啸而过的相遇一瞬间，通过车窗看到了对方“林秀珊和王锐并不是每周都能见上一面，但他们每周都会通上一个电话。三年来一直如此，风雨不误。林秀珊住的集体宿舍和王锐所住的工棚都没有电话，他们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各自居所附近的一部公用电话当自家电话来用。现在电信业很发达，城市的街道上遍布着话亭，你只需买一张IC卡就行。”（《踏着月光的行板》第3页）虽然这样，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努力干活以多攒点钱，将来让自己孩子来城市读书。

埃及女作家萨勒瓦·巴克尔虽然在埃及首都开罗长大的

，但是处于其对埃及社会底层边缘人的关注，其作品也少不了对于从埃及农村到都市打工的农民工边缘人的书写。其几篇小说作品中所塑造的农民工边缘人，反映了其对于这一群体所面对的生活困难与处境的极大关注与深受的理解。其著名的《痴狂努娜》、《阿勒.拉赫曼饭桌》与《高海》等小说作品中的几个乡下边缘人物形象就是典型的例子。《痴狂努娜》中的不满十三岁的女主人公努娜虽然自己在城市的警官家整体工作、被警官夫人挨打、遭受了不少的苦，但是她宁肯在城市吃苦也不回老家遭受传统的文化概念的压迫以及贫穷环境的苦境“她的灵魂怦怦直跳，焦虑不安，因为她不想再回到老家，她不想生活在泥土、跳蚤和蚊虫环境中，就像她不想跟其姐姐们一样因结婚而沉浸与苦境中。”（《痴狂的努娜》小说第11页）除了《痴狂的努娜》外，萨勒瓦.巴克尔在其《阿勒.拉赫曼饭桌》通过边缘人主人公吉尔吉斯描述了来自埃及南方地区的乡下边缘人终于实现了自己梦想来到都市工作“喜悦与恐惧、惊讶与恐惧在他之间交替，他留在了那个自己渴望已久、渴望而崇拜的、反复梦想着去朝圣的城市。”（《痴狂的努娜》小说集第145页）

综上所述，通过迟子建与萨勒瓦.巴克尔所描述的农民工边缘人形象可以看到，两位作者成功地以其个人的经历

、对于中埃社会底层人物的极大关注以及现代的表现手法书写了反映这一群体的生活世界与生存苦难。但鉴于中国女作家迟子建的个人生活与在农村长期生活的经历，她就比较萨勒瓦. 巴克尔更了解农民工的生存苦难与迁移到城市的情况，因此其作品所刻划的打工族边缘人物形象比萨勒瓦. 巴克尔的又多又更生动。但无论迟子建还是萨勒瓦. 巴克尔作品中的打工族边缘人物，他们都遇到了种种阻力，经历着各种的生活痛苦。

###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埃当代文坛的女作家们中，中国女作家迟子建与埃及女作家萨勒瓦. 巴克尔是非常独特的，在中埃不少女作家致力于书写都市生活以及女性在社会的种种表现与问题时，迟子建与萨勒瓦. 巴克尔就注重书写中埃社会底层的生活世界及其种种困境，表现出了其对生活在底层的边缘人物的悲悯、同情与呼唤。两位女作家以其作为中国与埃及当代文坛特别关心书写中埃社会底层的作家，以其个人生活经历和扎实的文学素养，通过运用现代的文学创作表现手法，创作了不少反映边缘人世界及其生活苦难的小说作品。两位女作家从其早期的作品直到近期的新作，都在继续其反映边缘人生活处境的创作，论文以“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及其残酷命运为切入点，解读了中国女作家迟子建与埃及女作家萨勒瓦. 巴克尔小时的“边缘人”叙事。论文首先探讨了两位女作家书写“边缘人”作品的缘由，其所塑造的主要边缘人物形象包括儿童、女性及其农民工等。通过迟子建与萨勒瓦. 巴克尔两位作者所书写的大量边缘人物形象，我们感肯定，迟子建与萨勒瓦. 巴克尔都以其作为中埃文坛的一流现实主义作家及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去发现这类群体表达了自己的理性认识与对底层命运的关注与思考。但与埃及女作家萨勒瓦. 巴克尔不同，中

国女作家迟子建是一位生于边缘、长于边缘而且一直在关注边缘的作家。“纵观迟子建的经历，边缘在其生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同时边缘的处境也给与她的作品一个独特的视角，童年的迟子建可以说就是生存在边缘地带”。<sup>6</sup> 但无论如何，中国当代女作家迟子建与埃及当代女作家萨勒瓦都成功地以自己的生活、工作、革命等经历，书写了不朽的小说作品，丰富了中国与阿拉伯乃至是世界女性文学，无愧为中阿边缘人的代言人。

**中文参考书:**

1. 迟子建:《树下》，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
2. 迟子建《迟子建文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3. 迟子建:《迟子建作品文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4. 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
5. 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 徐岱:《边缘叙事》，学林出版社，2002年。
7.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
8. 哈赛宁《现代中国文学在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9. 管怀国《迟子建艺术世界中的关键词》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10. 王喜绒:《20世界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1. 陈召荣，张天估主编:《细读与阐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12. 高旭东:《比较文学与中国文体的现代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期刊和学位论文:**

1. 董慧:《论迟子建小说中“边缘”叙事》，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 妖仁欣:《苏童小说的“边缘人”叙事》，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3. 罗慧林:《边缘叙事——论汪曾祺新时期小说的独特性》，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6月。
4. 范永康:《《尘埃落定》边缘叙事的文化批评》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3月第24卷第3期。
5. 徐少芳:《在边缘处叙事\_孙莉小说创作的一种探索》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论文注释:**

- 1 . 苏童、周新民《打开人生的皱折—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2，32.
- 2 .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186页)
- 3 . 姜广平. 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与苏童对话，文学教育，2010(1).8.
- 4 . Ashraf Tawfik《萨勒瓦. 巴克尔: 我的女主人公不是美丽的女性》  
<https://www.sohbanews.com/%D8%A8%D8%B7%D9%84%D8%A7%D8%AA-%D8%B3%D9%84%D9%88%D9%89-%D8%A8%D9%83%D8%B1/>
- 5 . 同上.
- 6 . 董慧:《论迟子建小说中的“边缘人”叙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第4页。

### المراجع والمصادر العربية:

1. أحمد شراك، الهامش، الهامشي والأدب، مجلة آفاق، المغرب 2010
2. حمدي سليمان، بين المتن والهامش، الثقافة السائدة والاختلاف، مؤتمر أدباء مصر،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قصور الثقافة، القاهرة 2010
3. محمد مجدي، الغريب والمهمشون لا يعودون، القدس، 1999/1/15
4. هويدا صالح، الهامش الاجتماعي في الأدب، قراءة سوسيوثقافية، رؤية للنشر والتوزيع، 2015
5. يوسف ضمرة، الواقعية القذرة، موقع اتحاد كتاب الإنترنت، 2010
6. يوسف ضمرة، كاتب سيرة المهمشين، أدب ونقد، عدد 316، 2012
7. مجدي أحمد توفيق، أدب المهمشين، أدب ونقد، عدد 246، 2006
8. علي فهمي، المهمشون في مصر المحروسة، ملف أدب المهمشين، مجلة الكتابة الأخرى، 1993
9. سلوى بكر، نونة الشعنونة،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1999
10. سلوى بكر، العربية الذهبية لا تصعد إلى السماء، مكتبة مدبولي، 2004
11. عبدالرحيم الكردي، تطور التقنيات السردية في الرواية المصرية، مكتبة الآداب، 2008
12. صلاح فضل، أساليب السرد في الروا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قصور الثقافة، 2018

## الهامش في السرد النسوي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المعاصر

أعمال تشه تزه جيان وسلوى بكر نموذجًا

### ملخص

يعد موضوع الهامش أحد الموضوعات المهمة التي باتت تحظى باهتمام واضح في السرد النسوي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المعاصر، مما جعله يحظى باهتمام مماثل في الدراسات الأكاديمية في الصين ومصر. وبالنظر إلى ما توليه عدد من الكاتبات الصينيات والمصريات البارزات في الأدبين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المعاصر من اهتمام بالهامش في المجتمعين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تسعى هذه الدراسة إلى تحليل سرد الهامش في أعمال الكاتبة الصينية تشه تزه جيان والمصرية سلوى بكر، باعتبارهما من أبرز الكاتبات على الساحتين الصينية والمصرية، ومن أبرز المهتمين بالكتابة عن الفئات المهمشة في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المعاصر. ويأتي ذلك عبر عدد من المحاور شملت: تقديم لمحة موجزة عن صورة الهامش في السرد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الحديث والمعاصر، وملامح سرد الهامش في الإبداع النسوي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ومن ثم تتبع صورة الهامش في السرد القصصي عند الكاتبتين موضوع الدراسة، باعتباره أهم سبل التعبير عن مجتمع الهامش في الصين ومصر، وذلك من خلال تناول صورة الطفل المهمش والمرأة المهمشة والعمال والفلاحون وغيرهم من الفئات المهمشة في المجتمعين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المعاصر بالتحليل والمقارنة.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سرد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الحديث والمعاصر، سرد الهامش، تشه

تزه جيان، سلوى بكر